

賭棋山莊詞話

歸栢山莊集

詞話七

長樂謝章鋌枚如

康熙中閩縣黃御卜

名歐

著數馬堂問會自天文至數學

二十卷曾於親舊見其稿本然惟五行之學頗精方伯

黃學圃

淑琬

稱其占驗無不奇中中亦有一則論詞略

云余與友人拈韻作詞因論詞要務頭上用韻嘹亮學者苦不知務頭爲何物亦從無有分明指出者李笠翁乃以爲詞之有務頭猶碁之有眼有此則活無此則死信如此言則務頭原無定位佳句之所在便是務頭矣非也竊謂務頭乃詞中頓歇之處千里來龍聚於環抱之地蓋於務頭上用字嘹亮則餘韻悠揚不致板煞

而有聯絡貫串之妙余按此說尤非務頭言聲非言辭也如李之說是詞中之緊句如黃之說是詞中之主意均於務頭名義不合南海梁章冉廷耕曲話云中原音韻於北曲之務頭臚列甚詳而南曲絕無道及嘯餘譜載務頭一卷究未析明笠翁謂既不得其解當以不解解之不得爲謎語欺人者所惑此說良當然余謂九宮譜定云凡曲遇揭起其音而宛轉其調如俗之所前做腔處卽是務頭其論雖創而實確也君徵度曲須知內有字頭辨解一篇字頭卽務頭所謂字端一點鋒鏑見乎隱顯乎微也又云善唱則口角輕圓而字頭爲功不少不善唱則吐音艱難字疣著累偏多此則務頭要略

亮之說也御卜又著振梅集癡奴集龍山集振梅雜紀
其父名志輔字翼素著四書增刪釋注毛詩要旨列國
圖攷全閩藝文鏡墨池試草明詩選翼齋文集不知世
有傳本否矮屋寒儒埋頭故紙不可謂非有志之士然
而殊可悲已故略其姓氏於此

御卜又謂詞體如美人含嬌掩媚秋波微轉正視之一
態旁觀之又一態近窺之一態遠窺之又一態數語頗
俊然此亦謂溫李晏秦耳若蘇辛劉蔣則如素娥之視
虛妃尙嫌臨波作態

徐興公筆精中載詞品十則然如宣宗之寄生草六如之
黃鶯兒枝山之皐羅袍王和卿之詠蛺蝶林廷玉之詠

酒此皆論曲論詞只五則耳五則中如引文衡山滿江

紅調錯誤近半無乃失檢太甚茲爲校正如右漠漠輕

寒寒字下句重出正梅子弄黃時節最惱是欲晴還又

雨此句義寒又熱寒上脫燕子梨花都過也小樓無那

傷春別此下脫傍闌干欲語更沈吟終一片片榆錢莢

一點點楊花雪下二句與上二傍闌干欲語更沈吟終

難說此處脫漸西垣日隱晚涼清絕二句而誤將上片

池面盈盈深淺水柳梢淡淡黃昏月是誰人吹徹玉參

差情淒切蓋明代少講減偷故體製未辨評隲多訛興

公有意炫博遂生籠東之談

興公謂易安未嘗改嫁以爲易安作金石錄後序在紹

興二年年五十有二老矣清獻公之婦

清獻應爲清憲王阮亭分甘餘

語曰開中今古錄論李易安晚節改適云翁則清獻爲時名臣又以引瞿佑詩語清獻名家厄運乖羞將晚景到非才云云以挺之爲抹謬矣蓋以闕道郡守之妻必無

諡清獻而挺之諡清憲故致此舛訛耳更嫁之理持論精審足爲賢媛洗冤

國朝諸老如竹

垞西堂輩悉衍其說鄭域諸書俱云字中卿此云字中

卿近海鹽張詠川

宗備

詞林紀事於中卿詞後小注詞

品云云卽是興公此書非升庵之詞品也四朝聞見錄

載中卿自作韓侂胄南園記併礬石以獻韓以放翁記

爲重仆鄭石瘞之地後韓敗鄭獲免蓋其人品不足道

而詞自是作家如生日念奴嬌云嗟來咄去被天公把

作小兒調戲蹀雪龍庭歸未久還促炎州行李不半年

閒北朝南粵一萬三千里征衫著破著衫人可知矣休
問海角天涯黃蕉丹荔自足供甘旨泛綠依紅無個事
時舞斑衣而已救蠟簾橋養魚盆沼亦是經綸耳伊周
安在且須學老萊子此等作肩隨竹山差無愧色中卿
慶元中隨張貴謨使北著燕谷剽聞二卷故有蹠雪龍
庭之語

浪淘沙二十八字絕句耳李主行之爲五十餘字陽關曲
亦二十八字絕句耳元人歌之至一百餘字詞轉於詩
歌詩有泛聲有襯字併而填之則調有長短字有多少
而成詞矣故竹枝柳枝諸體無非詞亦無非絕句也然
作譜者不錄此體則失詞源選集者盡錄此體又紊詞

界若其人素不知按拍而我於其詩卷中強拈此等作
名之曰詞列入詞選不獨燕書郢說頓失作者初心而
又詞又詩反令二十八字并無一定歸宿况沈香被詔
旗亭畫壁采蓮欸乃之篇江南紅豆之曲無不登之絃
管盡應廁之減偷今獨取竹枝柳枝而入之則抉擇更
爲失平然則選詞之不必選此體也明矣近鄞人袁陶
軒鈞撰四明近體樂府十四卷自唐至國朝凡百六
十人然如唐之賀季真知章元之袁伯長桷葛邏祿迺
賢易之明之屠田叔本峻國朝之陳玉几撰羌無他
作祇載竹枝柳枝一二篇遂得謂之倚聲家乎又各家
序履歷而不序著述令人無從考訂亦是一失至近體

樂府之名本周益公必大詞卻非陶軒臆創也

宋趙立之

聞禮

選陽春白雪將已作散列其中近蔣子

宣輯

昭代詞選張蔭嘉

王穀

沈瞻文

光祿

實同排纂

而張沈二君之作互相參定刻入且至四卷之多皆非
例也當如絕妙好詞載於卷末則得矣袁陶軒亦用此
例附錄已作其蝶戀花夾竹桃云一夜蕭蕭紅雨溼搖
動微風斜映疏簾月不信武陵春寂寂琅玕淚灑相思
血人面那堪經歲別翠袖當年曾倚修篁立沅水湘流
都可惜無情有恨花應泣賦物有新意不徒工於粘合
也又秋闈題壁滿江紅云這破青衫還只管留他何用
單則是年年矮屋心枯骨痛疏雨斜風詩鬢短冷簡粗

飯官廚送沒奈何把酒問青天
天如甕一點點燈懸夢
一个个蝨逃縫笑鼠肝蟲臂
文章屈宋爛得羊頭君莫
笑看來雞肋時偏重問何如
傀儡上排場隨人弄陶軒
困諸生二十年舉孝廉方正
卒不遇故未免文章憎命
之歎有膽衣堂集未刻

陶軒是書刻於其甥鄭耐生

喬遷

耐生妹壻周克延

世

緒

善倚聲嘗欲繪周郎顧曲圖以匹陳檢討填詞圖其

壽菰山館集錢塘陳雲伯

文述

稱爲直超北宋早卒耐

生哀而破例附刻之寒食浪淘沙云
不了四山青午暖
啼鶯杜鵑花密礙鞦韆
行扶起紙錢風力大會做清明
我自訴卿卿病與愁
并舊時潘岳鬢星星
渾不相干松樹

下一碗青精又調云爲愛藕花香單等斜陽斷無氣力
晚梳妝手了一枝黃玉笛吹過南廂月自上蠡牆今夜
初涼管他不慣野鴛鴦坐到銀河西轉去鐵樣心腸珍
珠簾云睡魔去了眠難定短屏山又是燈花紅燼襖被
孤樓客裏秋懷冷多謝牆梢殘月上透一重松窗簾影
休整且不衫不履欄干斜凭芳徑篋管修倩與芭蕉闊
葉浮青遙併替我破寂寥更送番風陣只怪海棠花睡
足便緊喚喚難蘇醒清境做明朝半日小樓詩興病悶
滿江紅云大約斯人書不上太常名姓否則甚壯年潦
倒兼之多病花未春酣原不豔草當風疾終須勁怪奚
奴煮藥日安排蕭蕭鼎忙筆硯猢猻性愁歲月蜉蝣命

忽夢中人告此心休冷天若早將君輩死世誰更把吾
文定古鬚眉何氏欲端詳雞號醒題虞小林繡幕圍香
讀六朝圖買陂塘云笑儒生酸寒骨相誰消豔福如此
明經三十頭顱老那有尋常青紫如幻耳且幻出風流
紅杏尙書事簪花女子算偃我添香泥卿捧硯都付半
張紙人閒世要賺金釵十二商量先撇圖史後堂歌舞
通宵宴孰解齧文嚼字吾語爾者富貴繁華莫把詩書
恃各言其志願椎髻挑絲布裙舂米嬌女母邊侍他如
滿江紅云詩卷定因排悶富酒腸莫爲憐錢窄鷓鴣天
云楓瑟瑟荻蕭蕭許多秋影夕陽描隔樓烟密長堤暗
一个僧歸第四橋賀新涼云不料尋常薪米債也滿肩

付與英雄負又云思量西發長安笑鏡中看酸寒骨相
公侯未肖况挾兔園殘冊子狼欠玉堂才調其氣疏達
頗不愧湖海樓中人

竹垞選明詞未就而卒述莽得其草本而梓之卽今所
傳之明詞綜也余每惜其多滲漏吳子律嘗有補人補
詞之作記其概於詞話中近讀陶軒此書所錄明詞更
出子律之外凡四十八人內若魏安張楷李文靖鄒昭
明等十餘人皆竹枝柳枝絕句耳其餘皆佚夫四明一
人詞綜祇登屠隆錢光繡一二人其餘皆佚夫四明一
隅尙且如此則述莽之荒略多矣况錢忠介肅樂張忠
烈煌言之輩身爲勝朝遺獻其詞尤足增壇坫之光乎

當竹垞時容有忌諱匿不得見今則炳如日星矣忠介
唐多令云往事總堪嗟歸心逐暮鴉二十年南北天涯
破屋半間還未許浮雲外旅人家白眼看繁華風流安
在耶問奔馳幾鞞麻鞵欲借東風重拾取早蹴損牡丹
芽滿江紅云滿世瘡痍何獨我藜床支骨應堪笑新來
病鬼伴他貧客一抹孤烟天外冷數行香篆空中結問
年來祠禱是何方心頭血春風起幽禽說秋草罷聽鷓
鴒嘆幾何生世繁華頓歇京洛魚書千里恨故園蝶夢
三更月怪陰陽無故又欺人淒涼絕忠烈步岳忠武韻
滿江紅云屈指興亡恨南北皇圖銷歇更幾個孤忠大
義冰清玉烈趙信城邊羌笛雨李陵臺畔胡笳月慘模

糊吹出玉關情聲淒切漢苑露梁園雪雙龍逝一鴻滅
朕逋臣怒擊唾壺皆缺豪氣欲吞白鳳髓高樓肯飲黃
羊血試撥雲待把捧日心訴金闕有聲皆血如過西臺
下聽皋羽擊碎竹如意時董閔石含蕚鄉贅筆載忠烈
就義詩極悽惋有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
之句而全謝山祖望鮎埼亭集忠介忠烈神道碑叙述
最爲詳核或傳謝山爲忠介後身

姜西溟

宸英

曰少時與客爲長短句亦不下百餘曲又曰

記壬戌燈夕與陽羨陳其年梁溪嚴蓀友顧華峯嘉禾
朱錫鬯松陵吳漢槎數君同飲花間草堂中席主人指
紗燈圖繪古跡請爲賦臨江仙一闕余時與漢槎賦裁

半主人摘某字於聲未諧某句調未合余謂漢槎曰此

事終非吾勝場盡姑聽客之所爲乎漢槎亦笑起而闔

筆

湛園未定稿

今西溪集中無詞殆以不愜意而盡刪之歟

然觀四明樂府所錄如秋柳臨江仙云五更知有恨碧

月冷于霜未嘗非佳句也姚姬傳

聯

曰詞學以浙中爲

盛余少時嘗倣焉一日嘉定王鳳喈語休甯戴東原曰

吾昔畏姬傳今不畏之矣東原曰何耶鳳喈曰彼好多

能見人一長輒思並之夫專力則精雜學則粗故不足

畏也東原以見告余悚其言多所捨棄詞其一也

惜抱軒後

集

然如咏蘆花水龍吟云霜濃幾夜宿梟影壓玲瓏秋

碎詠秋蝶臺城路云樓陰靜悄正欲向東家又依殘照

未嘗非合作也今人既不能勝場又不忍捨棄頭白有期汗青無日悲夫

李房山

裕

倡詞學於四明和者頗眾其自業亦時有勝撰

旅舍題壁菩薩蠻云籬邊落盡西鄰棗空庭一半生秋草予有白雲心相思在故林此閒空鬱鬱似兔難離月夢也阻人還門前一帶山春曉羅敷媚云夜來翠幌春寒淺醒也朦朧睡也惺忪多半迷離細雨中春皇太似人無賴一度東風一度殘紅花信朝來到刺桐秋思醉花陰云月影漸肥梧漸瘦不道秋來驟夜夜望明河屈指佳期又落牽牛後手撚小紅涼露透晚砌金風溜離思遶天涯驀地飛來何處笙篴奏俞醉六

經

慕房山欲

得其傳適喪偶遂娶房山女翁壻齒相若此尤詞苑佳
話柳絮如夢令云片片飄來玉樹舞向珠簾開處無力
自安排一任東風措置且住且住帶著春愁飛去其采
桑子柳會含烟榆會飛錢畫出清明三月天則與房山
鷓鴣天之海上秋多黃葉村句同一工妙也

陶軒西廬詞話曰最愛倪韭山

象占

清明卜算子云山上

送春風雨又蕭蕭下紅笑紅曉雨不分是杜鵑開也嘗
戲呼爲倪杜鵑韭山嘗自評所作不能蘊藉先求疏通
夫不疏通未有能蘊藉者韭山可謂知言矣余謂韭山
戲爲內人寫照沁園春云請勿含羞拂我吟箋當君鏡
裏看一丸螺翠同憐鬢髮三分脂粉代蛾雙腮比恁風

流房中京兆而我頭銜尙秀才還無奈每逢春離別計
日歸來此中不盡情懷悵少小香闌夢幾回但朝朝柴
米忙將時度年年兒女老把人催花落庭前月明窗外
我亦愁深不可猜春何在且微挑言笑略展眉開此真
可謂疏通矣且以畫眉之筆轉而傳神吾知其非貌尋
常行路人比也

顧梁汾短調傳永長調委宛盡致得周柳精處跡其生平
與吳漢槎兆騫最稱莫逆秋笳之詩彈指之詞固是騷

壇二妙其寄漢槎甯古埕賀新涼云云濃摯交情艱難
身世蒼茫離思愈轉愈深一字一淚吾想漢槎當日得
此詞於冰天雪窖間不知何以爲情後來效此體者極

多然平鋪直叙率覺嚼蠟由無深情真氣爲之韋而漫
云以詞代書也

梁汾詠寒柳臨江仙云西風著意做繁華飄殘三月絮
凍合一江花又云永豐西畔卽天涯白頭金縷曲翠黛
玉鈎斜詠梅浣溪紗云凍雲深護最高枝又云一片冷
香惟有夢十分清瘦更無詩待他移影說相思剔透玲
瓏風神獨絕詠物雅令也比之排比嫩辭襞積冷典
相去豈不萬萬哉余嘗怪今之學金風亭長者置靜志
居琴趣江湖載酒集於不講而心摹手追獨在茶烟閣
體物卷中則何也夫詠物南宋最盛亦南宋最工然儻
無白石高致梅溪綺思第取樂府補題而盡和之是方

物略耳是羣芳譜耳便謂超凡入聖雄長詞壇其不然歟詠梅詞亦見賞於容若容若有憶江南一闕卽因此詞而作首曰新來好唱得虎頭詞末曰標格早梅知中間卽述此二句可見好文章知音自同也恐觀者未省聊復舉之

納蘭容若

成德

深於情者也固不必刻劃花閒俎豆蘭畹

而一聲河滿輒令人悵惘欲涕情致與彈指最近故兩人遂成莫逆讀兩家短調覺阮亭脫胎溫李猶費擬議其中贈寄梁汾賀新涼大酺諸闕念念以來生相訂交情至此非金石所能比堅僕亡友侯官張任如

仁恬

才

高命薄死之日僕輓之云本是肺腑交已矣似此人間

誰識我可憐肝腸斷嗟乎從今地下始逢君戊申僕寓
居甯德寒食懷人悽愴欲絕填百字令云春光似箭看
鶯嬌蝶嬾清明又到梨樹陰陰聞故鬼如訴如嘯如禱
南國家山杜鵑滴血綠遍王孫草滿城苦雨柳條檐際
飛掃卻憶張籍當時酒邊戲語百樣添煩惱寒食西風
吹點淚此際纔爲情好一別六年夜臺無鴈幽信何從
討孤遊已屢個人曾否知道蓋僕曾與君泛論交際君
笑曰清明肯流幾點淚方見好也心怪其語不祥越一
年而君竟歿今讀容若後生緣恐結他生裏句山陽聞
笛愈增腹痛矣

漢槎梁汾友耳容若感梁汾詞謀贖漢槎歸曰三千六

百日中吾必有以報梁汾厥後卒能不食其言遂有絕
塞生還吳平子算眼前此外皆閒事句嗟乎今之人總

角之友長大忘之貧賤之友富貴忘之相勛以道義而
相失以世情相憐以文章而相妒以功利吾友吾且負
之矣能愛友之友如容若哉容若嘗曰花間之詞如古

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貴重李後主兼有

其美更饒煙水迷離之致又曰詞雖蘇辛并稱而辛實

勝蘇蘇詩傷學詞傷才

淶水亭雜識

此真不隨人道黑白者

集中警句美不勝收略舉一二以與解人共賞 語密

翻教醉淺

心事眼波難定

如夢令

花骨冷宜香

遺夢

輕無力 總是別時情那得分明語判得最長宵數盡

厭厭雨

子生查

一種蛾眉下弦不似初弦好

點絳脣感舊

逗雨

疏花濃淡改關心芳字淺深難

浣溪沙

妝罷只思眠江南

四月天

人在玉樓中樓高四面風

休近小闌干夕

陽無限山

只是去年秋如何淚欲流

菩薩蠻

雨歇春寒

燕子家

桃花羞作無情死感激東風吹落嬌紅飛入

閒窗伴懊儂

冷逼鴝惟火不紅

不辨花叢那瓣香

采桑子

蕭蕭落木不勝秋莫回首斜陽下

一落索

天將妍暖

護雙棲

山花子

惜花人共殘陽薄春欲盡纖腰如削新月

纔堪照獨愁卻又照梨花落

撥香灰

天將愁味釀多情

天

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風吹夢成今古

蝶戀花

誰翻

樂府淒涼曲風也蕭蕭雨也蕭蕭瘦盡燈花又一宵不

知何事縈懷抱醒也無聊醉也無聊夢也何曾到謝橋

采桑子容若詞有飲水側帽兩種其刻本有通志堂集顧

梁汾合刻兩種後袁蘭村通復梓飲水詞附小倉山房

合刻中而最備者莫如鎮洋汪仲安元治之納蘭詞凡

五卷三百二十三闕比之袁本多百餘闕可謂搜羅無

遺憾矣然其中頗有失攷毛稚黃嘗自度曲名撥香灰

其句法字數與憶王孫俱同但平仄稍異容若綠水亭

春望卽填此調因其中有颺一縷秋千索句故自名秋

千索琵琶仙係白石自度腔容若中秋闕卽填此調只

第六句比原作少一字原作載詞律第十六卷一百字

頗仲安皆以爲譜律不載疑其爲自度曲非也仲安刻

是書竟會填齊天樂一闕鐫板分同人索和真好事者
詞云驂鸞返駕人天杳傷心尙留蘭畹豔思攢花哀音
咽笛當日更番腸斷烏絲漫展認蠶粉芸煙舊痕悽惋
擁鼻微吟怎禁清淚暗承眼終慚替人過許只爲蕋落
甚重爲排卷白毡晨書青燈夜校忍記三生幽怨蓉城
夢遠儻夢可相逢此情深淺傳遍詞壇有愁應共潯仲
安填詞有納蘭再世之目替人句謂此也

余德水

金

云容若大學士明珠子十七爲諸生十八舉

鄉試十九成進士

康熙癸丑

二十二授侍衛擁書萬卷蕭然

自娛人不知爲宰相子也

熙朝新語

丁蔣園云容若填詞多

於馬上尊前得之吳園次序飲水詞末云非慧男子不

能善愁唯古詩人乃云可怨公言性吾獨言情多讀書
必先讀曲嗟乎若容若者所謂翩翩濁世佳公子矣亡
友芭川最愛此詞嘗手錄數十闕并以百字令題其後
有云爲甚麟閣佳兒虎門貴客遁入愁城裏此事不關
窮達也生就肝腸爾爾旣教論臺陽攜以渡海辛亥臺
亂勤勞歿王事其棺附舟南下中途遇盜遺稿秘鈔
俱付之洪濤巨浸中悲夫芭川又素愛李後主每讀其
詞輒太息嘗與余立題分詠余頗惜南唐之失政芭川
見之愠曰若此多情人豈可不從末減乎乃以自填黃
金縷示予曰重瞳又見江南李垓下悲歌變出柔腸裏
懊惱小樓風又起天涯何處黃花水掇襟題遍澄心紙

好个翰林可惜爲天子流水落花春去矣斷腸猶說鴛
鴦寺組織往事意在言表眞詠古之妙則甚愧余之褊
且腐也牽連書之以俟後之續詞苑叢談者容若所著
又有大易集成粹言八十卷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
八卷通志堂集二十卷

容若婦沈宛字御蟬浙江烏程人著有選夢詞述菴詞
綜不及選菩薩蠻云雁書蝶夢皆成杳月戶雲窗人悄
悄記得畫樓東歸聽繫月中醒來燈未滅心事和誰說
只有舊羅裳偷沾淚兩行丰神不減夫壻奉倩神傷亦
固其所檢集中悼亡之作不下十數首其沁園春自敘
云丁巳重陽前三日夢亡婦濃妝素服執手嗚咽語多

不復能記但臨別有云銜恨願爲天上月年年猶得向
君圓覺後感賦長調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自
那番摧折無衫不淚幾年恩愛有夢何妨最苦啼鵲頻
催別鵲贏得更闌哭一場遺容在只靈輒一轉未許端
詳重尋碧落茫茫料短髮朝來定有霜信人間天上塵
緣未斷春花秋月觸緒堪傷欲結綢繆翻傷漂泊兩處
鴛鴦各自涼眞無奈把聲聲管兩譜入愁鄉容若頗多
自度曲玉連環影二字落花時五十字添字采桑子五十字
促拍采桑子五十字秋水一百一十二字青衫溼一百一十二字湘靈
字同句異秋水一百一十二字青衫溼一百一十二字湘靈
鼓瑟一百三十二字是也若蹋莎美人六十字翦湘雲八
字八則梁汾所度取而填者容若所與游皆知名士震澤

趙函曰惠山之陰有貫華閣者在羣松亂石間遠絕塵
軌容若扈從南來時嘗與迦陵梁汾蓀友信宿其處舊
藏容若繪像及所書閣額近燬於火甚可惜也納蘭而
穉官中紅樓夢一書或傳爲容若而作雖無左證然相
其情事頗相類也若隨園以爲記曹通政殆不然歟

賭棋山莊集

詞話七

受業少義黃蘭芳謹校
受業德化黎經譜覆校

賭棋山莊集

詞話八

長樂謝章铤枚如撰

鄒程村

祇謨

與阮亭羨門游故其詞修潔有花閒遺意

溪紗調不易填以其句法近詩程村別緒云何事連宵
唱懊儂雙垂斗帳繡芙蓉淒清曉起怨征鴻水驛蓬窗
山驛店夜程霜月曉程風丁甯有限意無窮此卻恰好
且有餘味又南鄉子云妾身能自造春風水調歌頭中
秋云剛道人閒月半天上月團圓造句亦奇月半字見
祭義及士喪禮又岑參詩涼州三月半韓愈詩南方二
月半

國初三毛稚黃西河鶴舫

際可

稚黃西河較勝西河論詞

多確鑿卽稚黃談藝亦復不苟議者徒訾其填詞名解
之附會穿鑿遂盡沒其真耳鶴舫與吾閩林西仲善文
亦相似均非上乘正法眼也其蝶戀花云桂魄淒涼寒
玉宇顧影無憀影也添淒楚爲月不眠情更苦明朝願
下廉纖雨翻說頗覺新妙

彭羨門

孫適

眞得溫李神髓由其骨妍故辭媚而非俗豔

董東亭

潮

謂先生晚年收燬延露詞故傳本甚少

東泉雜鈔

然迦陵之豪宕竹垞之醇正羨門之妍秀攻倚聲者所
當鑄金事之缺一不可卜算子云身作合歡牀臂作游
仙枕打起黃鸝不放喉一晌留郎寢彭十豔情當家固
宜阮亭恍服相傳羨門見沈去矜董文友詞笑謂鄒程

村曰泥犁中皆若人故無俗物斯雖戲言亦可見其忍
俊不禁矣至若雨中花令云麴生已拜尙書尹更毛穎
又中書品橘叟千頭竹君千戶盡領通侯印羽客乘軒
花錫衮先生相豈長樓遁官柳排衙官蛙疊鼓官補南
柯郡此則解嘲應閒之別調可謂溫厚善謔矣

太白如姑射仙人溫尉是王謝子弟溫尉詞當看其清
真不當看其繁縟胡元任謂庭筠工於造語極爲奇麗
然如菩薩蠻云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
一聲聲空階滴到明語彌淡情彌苦非奇麗爲佳者矣
羨門深窺此祕生查子云起立悄無言殘月生西弄玉
樓春云江南無限斷腸花枝上東風枝下雨又云人從

春色去邊來舟向夢魂來處去臨江仙云斜陽如弱水
只管向西流著墨無多尋味不盡亦異乎屯田俳語矣
設色詞家所不廢也今試取溫尉與夢窗較之便知仙
凡之別矣蓋所爭在風骨在神韻溫尉生香活色夢窗
所謂七寶樓臺折碎不成片段又其甚者則浮豔耳阮
亭揣摩花閒沾沾於鬪莖一二字義是猶見其表而遺
其裏歟須知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未必便低便俗於寶
函鈿雀畫屏鷓鴣亦視驅遣者造詣何如耳

毛稚黃

先舒

時有新意短調亦善留餘當時以三瘦得名

謂不信我真如影瘦

玉樓春

書來墨淡知伊瘦

顰莎行

鶴背

山腰同一瘦

臨江仙

而其集中尚有除卻鞦尖似昔時餘

都是今春瘦

撥香灰

花枝解我因花瘦故意相挑逗

虞美人

未嘗非好句也菩薩蠻云試暖春無力浪淘沙云一夢
幾回醒斷續難成偏從醒後憶分明好夢如今須好做
不許零星措辭工妙撥香灰稚黃自度曲又有滿鏡愁
字五十乃沈去矜所度

稚黃曰填詞不得名詩餘猶曲自名曲不得名詞餘又
詩有近體不得名古詩餘楚騷不得名經餘也蓋古歌
皆作者隨意造之歌者隨變入節傳之以聲而歌故樂
有譜而歌無譜也後世歌法漸密故作定例而使作者
按例以就之平平仄仄照調製曲預設聲節填入辭華
蓋其法自填詞始故填詞本按實得名名實恰合何必

名詩餘哉問若是則古人隨意爲之何以皆可歌是歌
工之工善傳喉吻耶抑古人皆知音律耶曰歌工雖巧
不能使拗者之可歌古作者才雖高不能盡通音律要
之古人事不强作亦不强成通音律者乃作歌不通者
不作也歌之而叶者乃歌不叶者不歌也後世歌者愈
昧作者愈多而歌法愈益密不得不爲定譜以繩之使
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填詞之謂矣故填詞旣出
則詩亡夫詩之亡也詩餘也哉漢書余按此論最爲明通
惟謂詞出而詩亡則又不然夫所謂詩餘者非謂凡詩
之餘謂唐人歌絕句之餘也蓋三百篇轉而漢魏古樂
府是也漢魏轉而六朝玉樹後庭子夜讀曲等作是也

六朝轉而唐人絕句之歌是也唐人轉而宋人長短句之詞是也其後詞轉爲小令小令轉爲北曲北曲轉爲南曲源流正變厯厯相嬗故餘者聲音之餘非體製之餘然則詞明雖與詩異體陰實與詩同音矣而曰詞出詩亡哉雖然樂府之歌法亡後人未嘗不作樂府絕句之歌法亡後人未嘗不作絕句且唐人絕句宋人詞亦不盡可歌謂必姜張而後許按拍何其寬於詩而嚴於詞歟

江鄭堂

藩

曰仇山村謂腐儒村叟酒邊豪興引紙揮筆動

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歌頭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

如步虛不知宮調爲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以言詞哉近日大江南北盲詞啞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張自命者幸無老伶俊倡竊笑之耳

詞源跋

余謂鄮堂之言過矣宋人歌詞猶今人之歌曲走腔落調知者頗多若論詞於今人則猶宋人論絕句歌法雖極攷究終鮮周郎而謂老伶俊倡能竊笑哉聲音既變文字隨之正不得軒輊太甚至今日詞學所誤在局於姜史斤斤字句氣體之間不敢拈大題目出大意義一若詞之分量不得不如是者其立意蓋已卑矣而奚暇論及聲調哉

沈去矜

謙

好盡好排取法未高故不盡倚聲三昧長調意

不副情筆不副氣徒覺拖沓耳且時時闌入元曲去矜

好自度曲如美人鬢

四字十月龍沙

六十東風無力

七十一字

蝶戀小桃紅

犯曲上四蝶戀花下三小勝常六字之類

七十二字

皆是東湖月

一百字

則及門潘雲赤所度去矜和之者調

皆圓美其東風無力云萬里春愁直直字最奇至十二

時慢云仔細想真無意思撞著喫虧忍氣又云人也勸

奴爲何守這冷冷清清地奴須丟不下死生只在這裏

等句實非雅調不得以黃九柳七藉口

紅友詞律去矜詞韻皆聲名極盛之作而二君於詞都非

超乘但紅友較強耳其登悠然樓云曲尙屯田柳獨子

宗眉山蘇大分甯黃九然其排盪處頗涉辛蔣藩籬一

瀉千里絕少潏洄詞論之譏正恐不免蘇幕遮云彩分
鸞絲絕藕且盡今宵且盡今宵酒門外驪駒聲早驟惱
煞長亭惱煞長亭柳倚秦箏扶楚袖有個人兒有個人
兒瘦相約相思須應口春暮歸來春暮歸來否賀新涼
云汝到園中否問葵花向來鋪綠今全紅否種柳塘邊
應芽發桃實牆東落否青筍籜褪蒼龍否手植盆荷錢
葉小已高擎碧玉芳筒否曾綠遍桂叢否書箋爲寄村
翁否乞文章茅峯道士返茅峯否舍北人家樵蘇者近
新南山松否隄上路尙營工否是處秧青都是浪我鄰
家有穀還同否曾有雨有風否論文有疏氣而無深情
論調是奇格而非雅令作者見奇讀者稱妙而詞之古

意亡矣按此體本於山谷山谷有櫟括辭翁亭記瑞鶴
仙通關皆用也字又有阮郎歸通關皆用山字其後竹
山秋聲聲聲慢亦通關皆用聲字都非美製而竹山差
勝耳蓋填短調押實字或有佳者若長調虛字則必不
能妥帖矣張詠川曰是蓋效福唐獨木橋體者然余按
禮載湯盤銘三韻新字其後靈帝中平中董逃歌十三
韻逃字則此體之濫觴也曲亦有之如元人揚州夢那
叱令疊押頭字薦福碑叨叨令疊押道字者是

去矜紅友皆工院本紅友所撰雜劇傳奇至十六種之

多

黃文賜
曲海

蓋紅友爲吳石渠炳之甥石渠以四種得名

淵源固有所自其言曰曲者有音有情有理不通乎音

弗能歌不通乎情弗能作理則貫乎音與情之閒可以
意領不可以言宣悟此則如破竹建瓴否則終隔一膜
也予謂詞亦如是高下疾徐抗墜抑揚音之理也景地
物事悲歡去就情之理也按之譜而無礙音理得矣揆
之心而大順情理得矣理何由見於音之離合情之是
非見之理具而後文成也然而文則必求稱體詩不可
似詞詞不可似曲詞似曲則靡而易俚似詩則矜而寡
趣均非當行之技吾請於音情理之外益之曰有文紅
友又工於集句如江城子旅懷云醉來扶上木蘭舟張
宗踏大江流唐庚去難留周邦彥闊甚吳天史達祖
莎行犯極浦幾回頭孫光憲春盡絮飛留不得劉禹錫又重
菩薩蠻

午劉潛夫又中秋劉過唐芳塵滿目總悠悠蘇軾倚

危樓辛棄疾雨初收歐陽修天氣淒涼程垓蝶冉冉物

華休柳永八水面霜花勻似翦秦觀玉翦不斷孟昶鳥

那些愁毛滂更又寄內云蕭蕭江上荻花秋無名氏水

悠悠黃昇長思悠悠李景山移過江來僧揮木飛夢到

揚州晁補之芳草連天迷遠望周邦彥官驛外陸游暮

柳枝愁史達祖視庭槐影碎被風揉吳淑姬晚雲留蘇軾

南柯夕陽洲蔣捷木簾幙輕陰馬偉壽暝色入高樓李白

菩薩涼月去人纔數尺王安石應念我李清照不擡頭

牛嶠西眞可謂天衣無縫矣辰溪曰翦不斷乃李後主

句非孟昶也

阮亭沿鳳洲大樽緒論心摹手追半在花閒雖未盡倚聲
之變而敷辭選字極費推敲且其平日著作體骨俱秀
故人詞卽常語淺語亦自娓娓動聽其卽似桐花妾似
桐花鳳之句最爲擅名然起結少味殊非完璧憶江南
云江南好畫舫聽吳歌萬樹垂楊青似黛一灣春水碧
於蘿懊惱是橫波浣溪紗云雨後蟲絲罥碧紗朝來鵲
語鬪簷牙日痕紅曙一闌花殘夢未遙猶眷戀篆煙初
裊半天邪消魂應憶秦娘家菩薩蠻云玉蘭花發清明
近花閒小蝶黏香鬢邀伴捉迷藏露微花氣涼花深防
暗邏潛向花陰躲蟬翼惹花枝背人扶鬢絲又云夢殘
鬢聚垂香枕芙蓉鬢墜蒲桃錦翠幄碧如煙小星將曙

天起來雙黛淺繡閣拋金翦憔悴鼠姑紅玉階三月風
眞所謂極哀豔之深情窮倩盼之逸趣者不但綠楊城
郭是揚州一語之神韻獨絕也蹋莎行醉後云屈子離
騷史公貨殖直須一石膏騰醉胸中五嶽不能平何人
解識狂奴意修竹彈文綠章封事聊將筆墨供游戲茂
陵若問馬卿才飄飄大有凌雲氣酒杯睥睨目無餘子
難兄西樵故有羣季惠連眞不讓之句

西樵士祿

炊聞詞一百七十三首論者謂如漁歌子之逐

鷺微鳬下遠洲生查子之階憐好月癡點絳脣之雨
空庭卜算子之暗燭影疑冰皆未免失之瑯玕過於求
奇非詞家本色也菩薩蠻云春魂曉夢扶難起玉敲翠

弱情難理不用鬱金油
鬟雲膩欲流一雙羅襪瘦小鳳

嬌紅味著罷立盈盈蘭階無限情
則是溫尉門庭語

燕銜花

五十一字

痕眉碧

五十一字

犯曲上二句

一痕

山鵲

鵲

五十六字

犯曲上三句

小重

銀燈映玉人

八十三字

犯曲上五

句

句別銀燈下三句

合歡

九十四字

犯曲上五句

萬年

御

玉人歌後段同

帶垂金縷

一百十字

犯曲上六句

御帶

皆丁飛濤

涉

自

度曲飛濤扶荔詞頗傷於脆由其極力愛好行香子云

纔上香車忽過平沙片時間人遠天涯今宵好夢何處

尋他但一更鐘三更雨五更鴉愁對飛花怕見殘霞別

離情付與琵琶斷魂江上吹落誰家正夢兒來燈兒暈

月兒斜臨江仙云怪他燕子故雙棲湘鉤暗下賺得箇

撲簾飛頗清婉不見佻態

蔣子宣曰吳梅村龔芝麓曹秋岳梁蒼巖諸人詞俱名家
然取冠 本朝殊乖教忠之道一概置而不錄於體爲
宜其說甚正然譚藝非講學比也諸公在 國初實開
宗風不獨提倡之功不可忘而流派之考更不可沒夫
錢文僖詞載於宋趙文敏詞登於元昔人不以爲非編
次之例應爾信如子宣之言則諸公之作將附於勝國
乎抑另編一集乎况五代十國詞家率多身更兩姓非
付之秦火不可而西河西堂輩名挂前朝學籍推類至
盡亦不宜選矣進退之間動多窒礙乃知高論非通例
也若周貧賀裳張綱孫錢光繡之徒述葵厠之明末蓋

本於竹垞以明詩綜證之可見皆遺老也子宜采取亦殊失真至梅村淮南雞犬眷戀故君其賀新涼病中有感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天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陀解我腸千結追往事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閒偷活艾灸眉頭瓜歎鼻今日須難訣絕早思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幾圓缺不作一毫矯飾足見此老良心遭遇不幸讀之鼻涕下一尺述莽奈何竟置此詞於不選乎此詞關係於梅村大矣述莽其未講知人論世之學哉梅村秣陵春傳奇有聲梨園閒集中觀

演秣陵春金人捧露盤云喜新詞初填就無限恨斷人
腸爲知音仔細思量燕城之賦夢華之錄蓋別有傷心
矣阮亭詩白髮填詞吳祭酒非虛美也梅村歿爲泰山
府君見阮亭池北偶談

余家藏許有介墨跡一幀中草七言絕句云雨泣風號翠
幾層石頭懷古不堪登無端縛就松針筆畫出青山是
孝陵款曰雨中遊清涼山諸詩作畫之一也五竺道兄
正之按五竺乃甯德崔崧崧名列雲間十八子孝陵明
太祖園寢故跳行書蓋黍離之感深矣所著有米友堂
集眼兒媚云精魂石上憶三生寒夜與唧盟簾前明月
牕閒小飲樓上殘更而今閒坐記芳情龐兒約略明彈

肩倚案低頭弄筆斜眼挑燈有介前代貢生詩列明詩
綜莖汀選其詞入國朝非是麗兒句平側失叶

宋玉叔

琬 謂白髭沁園春後段云歎黑雲突起九關難叫

青蠅欲弔隻影堪哀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汝乃乘危利
我灾炎涼態笑星星耄也果小人哉蓋玉叔時爲族子
齟齬入獄對簿責頭嘆腹寄憤獨深後讀隨園詩話載
何承燕留鬚云馬齒頻加鵬程屢蹶還容爾面添何物
丈夫欲表必留鬚試問那个些兒沒窺鏡多慚染髮誰
拂髭鬚博得羅敷悅從今但擬學詩人閒吟便好將他
捋游戲之言更堪噴飯按其調爲踏莎行承燕字春集
見蓮子居詞話

惜分飛兩結句第四字有用韻者有不用韻者詞律收陳
允平闕上結云相思葉底尋紅豆下結云翠腰羞對垂
楊瘦此則不用韻也然毛滂填此調則云更無言語空
相覷又云斷魂分付潮歸去語字付字皆韻紅友一時
失檢故不載耳至天籟軒詞譜載此詞仄八韻若是實
十韻也蓋此等句法起於毛詩君子陽陽左執簧至漢
魏以來更盛如焦頭爛額爲上客前漢霍光傳仕宦不止車
生耳漢諺京都三明各有名晉中興傳草木萌芽殺長沙晉長沙王
又登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作祕書南史以時及澤爲
上策齊民要術至若五經紛綸并大春關東觥觥郭子橫五
經復興魯叔陵關東說詩陳君期天下義府陳仲舉海

內所稱劉景升其見於後漢書東觀漢紀聖賢羣輔錄
者覲縷不盡余謂詞體源於三百篇及古樂府觀此益
信

明末風雅首陳大樽

子龍

大樽門下首夏存古

完清

存古

華亭人彝仲之令子也宏光時以廕授中書國朝賜
諡節愍就義年方十七所爲詩文如呖猿如啼鶻令人
不堪卒讀柳塘詞話謂其有玉樊堂詞近人編夏內史
集末載詞二十餘闋鵲蹋枝云珠簾人影盈盈處不到
春深不解相思苦獨倚玉闌無一語梨花幾陣黃昏雨
宛轉聲聲聽杜宇回首銷魂無計教春去忽見舊年攜
手路絲絲芳草離離樹千秋歲云幾番薄倖無限傷心

景眉前事心頭病殘燈餘一點恰把羅衣整窗櫺外一枝帶雨梨花影獨步東風靜訪當時花徑寒悄悄花光淨人去多時也往事猶堪省飄紅淚銀釭露滿鞦韆冷他如一斛珠之乍晴乍雨催人瘦憶王孫之一種東風幾樣吹頗似小山吐屬不獨大哀一賦傷心直逼蘭成也

也

人去句應作多時人去也方叶

南匯楊徵男

光輔

撰淞南樂府六十闕調皆望江南敘述

華亭風土掌故頗爲明贍蓋明楊運之

權

淞故述王勝

時

溧

雲閒第宅志之遺意而近人陳錦江

金浩

松江衢

歌之變調也中論鹽法一則誠爲留心時務之談而所載鄔景超事尤足備詞家話柄是固輶軒使者之所不

棄也詞云淞南好磨盾騁才華殉國將軍書梵唄征臺

都督賦仙霞百戰筆生花

喬公子一琦力開五石弓能左右射詩古文辭皆奇警尤

善書法有金剛經石刻行世

從劉將軍縱戰死滴水崖

於乾隆四十年

賜諡忠烈鄔景超色之壯士康熙

十七年率鄉勇百人

從閩督姚啟聖征臺灣積功擢左

都督賊平不之官而

歸著從戎紀略光霽樓詞其閩南

記捷云記仙霞秋盡玉闕西

寒月照征袍聽巖城畫角

邊風四急戰騎初騎鐵甲三

秋暗度猛士氣全梟飲馬

長城窟雪壓弓刀細柳營

開列壁正軍驚韓范將說嫖

姚擬投鞭直下勢竭海南潮

誓指日妖氛淨掃笑終朝

鼯鼠技潛消看捷奏

淞南好樂豈與民同鹽販荷枷

三軍樂賀凱唱還朝

淞南好樂豈與民同鹽販荷枷

役賣桃傭抱甕聽官封物產爲誰豐

監快奪民鹽以十之一二入官餘仍

私售竈鹽斤不滿十文肆鹽價至二十六文故販私者

甘犯禁以趨利雍正四年南令欽公璉請將上南鹽課

均攤兩邑地漕項下每畝徵三釐九絲二忽六纖強俾

民食竈鹽而不罹於法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惜淞民例

食浙鹽兩江臺省難以上請鄙意必得浙省鹽法衙門

將所轄省分有竈之縣統計彙題方合政體近年別省

業有奏請允行年終彙計課裕而民安特旨嘉獎者

浙省援例入告此其時矣乾隆癸丑重修南匯縣志余

語當事特存此議於鹽課項下以俟後之君子水蜜

桃垂熟官票封園胥役從中漁利乃高其值以售之民

淞南好塵夢喚人醒牧豎荒場駙馬第酒傭新館探花

廳歸鶴歎非丁明李深為淮府儀賓士人豔稱其第為

探花廳酒館乃沈繹堂太史舊第堂額尚存淞南好妓席聽新歌武弁幫閒

更小帽文人避謗換新鞵客比鯽魚多妓家大半在西

倚武弁為屏不守分者為被鞵黨他如晨握僧鞵臨寶鏡夜牽佛手

入香幃佛手柑名尼院餽來和尚豆倡家煮出小娘螳

和尙豆即蠶豆一頭去皮炒之俗呼故作險譚駭目

妓曰小娘螳有玉柱雙垂而白故名引笑雖非雅製亦可入啟顏錄又按景超詞諸選未見

賭棋山莊集

詞話八

受業安義黃蘭芳謹校

受業德化黎經誥覆校

賭棋山莊集

詞話九

長樂謝章铤枚如撰

竹垞曰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此爲當時孟浪言詞者發其實北宋如晏柳蘇秦可謂之不工乎且竹垞之與李十九論詞也亦曰慢詞宜師南宋而小令宜師北宋矣蓋明白劉誠意高季迪數君而後師傳旣失鄙風斯煽誤以編曲爲填詞故焦弱侯經籍志備采百家下及二氏而倚聲一道缺焉蓋以鄙事視詞久矣升菴弇州力挽之於是始知有李唐五代宋初諸作者其後耳食之徒又專奉花間爲準的一若非金荃集陽春錄舉不得謂之詞并不

知尙有辛劉姜史諸法門於是竹垞大聲疾呼力闢宗旨而強作解事之譏遂不禁集矢於楊王矣然二君復古之功正不可沒至今日襲浙西之遺製鼓秀水之餘波旣鮮深情又乏高格蓋自樊榭而外率多自檜無譏而竹垞又不免供人指摘矣蓋嗣法不精能累初祖者率如此

錢唐吳穀人

錫麒

祭酒應

制詩賦一時紙貴而有正味

齋集頗傷彫琢洪稚存所謂青綠溪山尙未蒼古也惟長短句則洵爲作手自敘佇月樓分類詞選有云慕竹垞之標韻緬樊榭之音塵竊謂字詭則滯音氣浮則滑響詞俚則傷雅意褻則病淫循究斯言可以知其意旨

與造詣矣集中體物諸作佳處真不讓朱厲獨步若祭
酒者亦善學浙派而爲其錚錚者歟浣溪紗云隔樹新
聲喚乳鳩撲簾香絮墮銀鉤無人尋夢到江頭結局東
風歸似客消魂晚雨冷於秋落花如畫滿衫愁巫山一
段雲云金粉鋪殘照胭脂爛古苔半春濃雨不曾來今
日小園開裙色鴛鴦妒衣痕蝴蝶猜落花如雪冑輕釵
無語下香階虞美人云楊枝彈碎清明雨攪作愁和絮
春殘更苦是花殘況到落花時節有些寒鏡中描出雙
蛾瘦人似當年否淒迷一片夕陽西只恐夢回不待亂
鶯啼滿江紅題羅雨峯聘鬼趣圖云跂腳蒙頭是五趣
中閒來者但散入閻浮提裏那分高下結柳曾勞韓子

送移書屢被東方罵奈今番咄咄逼人何兒童怕青荷
笠肩頭亞白楊火風中炮又零丁帖子招魂纔罷枯腊
難充黃父飯長身逃得鍾葵鮮被先生碧眼一雙圓淋
漓寫題蔣心餘先生臨川夢院本金縷曲云萬事飄如
絮幕吹來先生筆底夢都堪據不怕殘鐘輕打破機上
穿成縷縷莫認作荒店雲雨一段因緣文字起續離騷
半部精魂語眞共幻論千古宛然玉茗花前句試喚起
臨川點拍也應心許三十種眠全解脫纔識菩提覺路
引蝴蝶翩翩而舞世上盡饒野睡漢問何人許入梨園
譜纔讀罷夜三鼓無悶出古北口云垂者雲耶立者鍊
耶相對崢嶸萬古繞一髮中原自成門戶照出牆邊冷

月怕更向秦時從頭數斷鞭籠袖回身馬上細看來路
行旅亂山去問酒肆誰家冒寒沽取任落葉呼風吼聲
如虎高歌出塞盡捲入丁丁琵琶語待射侶相約殘年
爲道短衣休誤滿江紅題唐六如畫鄭元和像云百結
鶉衣嘆公子豪華非昨曾記得平康舊里黃金揮霍阿
母但知錢樹子才人慣唱蓮花落幸青娥俊眼不曾迷
團圓劇繡繻記梨園作桃花塢風流託認先生小影一
般飄泊圖畫莫嫌蛇足誤世情都是鵝毛薄算不如冷
炙與殘杯貧兒樂他如羅敷媚云名是楊枝愁似楊絲
怕見楊花渡口飛雨中花云坐樹鶯啼當簾燕語未穩
單衾睡菩薩蠻云愁自在心頭楊花不替愁南樓令云

側倚團團羅扇子偷半面看鴛鴦思佳客夕泊楓橋云
鴉羣黑攏高高樹螢點青攏短短蘆菩薩蠻在平道中
云上九是良時春風鬢上知滿江紅姑蘇午日云往事
總如炊黍過今人那不離騷讀又調祕戲錢云色相難
空阿堵物畫圖又入菩提變又調觀演邯鄲夢云人哭
人歌傳舍換夢來夢去神仙老賀新郎孤山觀梅云日
落蒼苔渾似水容我闌干獨靠湘月咏秋聲館云秋無
今古問古人聽得秋聲多少儻遇陸輔之當不忘采綬
也

揚州鄭板橋

變

大令書畫步武青藤山人自稱其書爲六

分半又有徐文長門下走狗鄭燮私印詩文瑣襲不入

格詞獨勝自敘云燮年三十至四十氣盛而學勤閱前
作輒欲焚去至四十五六便覺得前作好至五十外讀
一過便大得意忘已醜而信前是可知其心力日淺又
云爲文再三更改無傷也然改而善者十之七改而謬
者亦十之三乖隔晦拙反走入荆棘叢中去要不可以
廢改是學人一片苦心也又云少年游治學秦柳中年
感慨學蘇辛老年淡忘學劉蔣皆與時推移而不自知
者人亦何能逃氣數也此皆身歷艱苦之言不止長短
句一道爲然也唐多令寄懷劉道士并示酒家徐郎云
一抹晚天霞微紅透碧紗顛西風涼葉些些正是客愁
愁不穩楊柳外又驚鴉桃李別君家霜淒菊已花數歸

期雪滿天涯分付河橋多釀酒須留待故人賒金縷曲
贈王一姐云竹馬相過日還記汝雲鬟覆頸胭脂點額
阿母扶攜翁背負幻作兒郎妝飾小則小寸心憐惜放
學歸來猶未晚向紅樓存問春消息向我索畫眉筆廿
年湖海長爲客都付與風吹夢杳雨荒雲隔今日重逢
深院裏一種溫柔猶昔添多少周旋形迹回首當年嬌
小態但片言微忤容顏赤只此意最難得滿江紅思家
云我夢揚州使想到揚州夢我第一是隋隄綠柳不堪
煙鎖潮打三更瓜步月雲荒十里虹橋火更紅鮮冷淡
不成團櫻桃顚何日向江村躲何時上江樓臥有詩人
某某酒人个个花逕不無新點綴沙鷗頗有閒功課將

白頭供作折腰人將毋左其餘菩薩蠻晚景云流水遠
天波似乳新圓飛上斜陽去金縷曲贈陳周京云莫向
人前談往事恐道旁屠販疑真假勉強去妝聲啞有贈
云嚼花心紅蕊相思汁共染得肝腸赤菩薩蠻留春云
雪消春又到春到人偏老切莫怨東風東風正怨儂留
秋云江上山無數何處登高去松徑小山頭夕陽新酒
樓沁園春恨云難道天公還和恨口不許長吁一兩聲
落梅云昨夜三更燈昏月淡鐵馬簷前說是非踏莎行
云分明一見怕銷魂卻愁不到銷魂處虞美人云撩他
花下去圍棋故意推他勁敵讓 he 欺莫不謝華啟秀新
意宜人滿江紅舊有平仄二體板橋填田家四時苦樂

歌一闕前後苦樂分押目爲過橋新格亦詞苑別調也
板橋少失恃受撫於乳母費氏集中有乳母詩言之極
沈痛又有絕句云小印青田寸許長鈔書留得舊文章
縱然面上三分似豈有胸中百卷藏題曰縣中小阜隸
有似故僕王鳳者見之輒黯然相傳板橋多外寵嘗欲
改律文管臂爲管背聞者笑之

宋李之儀姑溪詞附錄黃魯直賀方回作近曝書亭
集并載聯句板橋學詞於陸種園震集中特刊一闕以

見淵源雖非通例亦可知其在三誼重矣金縷曲弔史
閣部墓云孤冢孤穿鯀對西風招魂翦紙澆羹列鮓野
老爲言當日事戰火連天相射夜未半層城欲下十萬

磨刀橫似雪儘孤臣一死他何怕氣堪作長虹挂難禁
恨淚如鉛瀉人道是衣冠葬所音容難盡埋骨并無清
淨土便飽饑餒也罷這一墓何論眞假惆悵殘碑留漢
字細摩挲不識誰題者一半是荒苔藉按阮吾山

葵生

茶餘客話曰關部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於滄桑

後生一子因家焉雍正初鄧東長宗伯

鍾鼎

督學江左

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紀其事然則相傳閩部未有

後者非也揚州志載閩部有養子直而靳茶坡集有送

史愚庵梅花嶺展墓詩注愚庵道鄰子鼎革後流寓山

陽或卽直耶又按閩部弟蘧庵

可程

崇禎十六年進士

入仕 本朝攝政王致閣部書所謂識介弟於清班也

有河傳一闕述庵選入詞綜而注其名下曰明大學士
史忠正公可法之弟閔之令人悚然南枝向暖北枝寒
吾其如梅花何哉

自三百篇不被管絃而古樂府之法興樂府亡而唐人歌
絕句之法興絕句亡而宋人歌詞之法興詞亡而元人
歌曲之法興至明代曲分南北檀板間各成宗派沈德
符顧曲雜言沈君綬度曲須知多論出字收音之祕於
派別尙少分晰近嚴長明曹仁虎錢坫諸君撰秦雲擷
英小譜言之甚詳又復精確節錄於此不獨備談塵也
演劇昉於唐教坊梨園子弟金元開始有院本一人場
內坐唱一人場上應節赴焉今戲劇出場必扮天官以

引導之其遺意也院本之後演而爲曼綽

俗稱高腔在京師者爲京腔

腔爲絃索曼綽流於南部一變而爲弋陽腔再變而爲

海鹽腔至明萬厯後魏良輔梁伯龍出始變爲崑山腔

絃索流於北部安徽人歌之爲樅陽腔

今名石牌腔湖俗名吹腔

廣人歌之爲襄陽腔

今謂之湖廣腔

陝西人歌之爲秦腔秦腔

自唐宋元明以來音皆如此後復閒以絃索至於燕京

及齊晉中州音雖遞改不過卽本土所近者少變之是

秦聲與崑曲體固同也至言其用四聲同也二十八調

同也聲之中有音喉齶舌齒唇是也調之中有節高下

平側緩急豔曼停腔過板是也板之中有起有腰有底

眼之中有正有側聲平緩則三眼一板

惟高腔七眼一板

聲急

側則一眼一板又無不同也其中微有不同者崑曲佐以竹秦聲閒以絲然樂器中九調自乙調正宮六字凡字小宮尺字上字諸調絲與竹皆同也秦聲所以去竹者以秦多肉聲竹不如肉故去笙笛但用絃索也崑曲止用絳板秦聲兼用竹木俗稱梆子竹用負管木用棗所以用竹木者以秦多商聲詩含神霧商主斷割邯鄲絳五經析疑故用以象絃樂記鄭注柷柷然取義於止也釋名且也商聲駛烈元絳板聲沈細僅堪用以定眼也昔唐明皇與太真按樂清元小殿所用樂器凡七甯王玉笛李龜年箏篋而外上鞞鼓妃子枇杷馬仙期方響張野狐箏篋賀懷智拍板手操實居其五可知秦中用以節聲者唐時已若

是矧玉笛與觱篥曲亦在所不用哉至於九調崑曲
止用七調無四合也七調中乙調最高惟十番用之上
字調亦不常用其實只五調耳若正宮音屬黃鐘爲曲
之主乃自有崑曲二百餘年惟蘇崑生發口卽中中聲
畢生所歌皆正宮調嗣響者婁江顧子惠施雲章二人
耳近日歌崑曲者甫入正宮卽犯他調犯入他調亦非
中聲至秦中則人人發口皆音中黃鐘調入正宮而所
謂正宮者又非大聲疾呼滿堂滿室之謂也其擅長在
直起直落又復宛轉關生犯入別調仍蹈宮音如歌商則入羽之宮樂經旋相爲宮之義非此不足以發明
之所以然者絃索勝笙笛兼用四合變宮變徵皆具以

故叩律傳聲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
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斯則秦聲之所有而崑曲之
所無也昔周有韓娥秦有薛談秦青漢有虞公李延年
唐有方等女郝三寶等在昔相傳樂王曲聖莘莘纂纂
皆秦人非吳人也

善詞亦藉善歌故宋詞亦不盡可歌須歌者具融化之
才姜白石云滿江紅末句無心撲三字歌者將心字融
入去聲方諧音律卽此說也蓋能聲中無字字中有聲
沈括夢溪筆談載此二語鎔鑄貫通無不入協從來手口并擅者少
故無論雜劇傳奇多半一人填詞一人正譜急節以赴
之遲聲以媚之減偷之功半資引刻至今日巴人下里

尙少顧誤之周郎而欲其與玉汝美成輩爭衡乎然偶
爾一遭此道終在毛大可元夕填錦纏道等調曲師竟
能入唱其譜尙列詞話此非詞之可歌一明證哉況一
翦梅點絳脣諸體爲南北曲引子者無不可以發口而
其他調則否然則非詞之不可歌能歌詞者不常有耳
又按弋陽腔又曰亂彈南方謂之下江調甘肅腔卽琴
腔又名西秦腔胡琴爲主月琴爲副工尺呬唔如語道
光三年御史奏禁今所謂西皮調也又有句調則山西
腔也此擷英小譜所未詳不揣固陋衍而論之余嘗謂
稽之宋詞秦柳其南曲崑山腔乎蘇辛其北曲秦腔乎
此卽教坊大使對東坡之說也

陸雲士

次雲

述曲工金叟之言曰字有四聲度曲者四

聲各得其是雖拙亦佳非徒取媚聽者之耳也如陽平

拖韻稍長卽類於陰陰平發音稍亮卽類於陽去聲亢

矣過文宜抑而復揚入聲促矣出字貴斷而後續雖有

一定之腔亦可短長以就韻雖有不移之板亦宜變換

以成文而其要領在於養氣如陽音以單氣送之則薄

陰音以雙氣送之則滯將收鼻音先以一絲之氣引入

而以音繼之則悠然無迹

湖壩雜記

此尤足證融化之說矣

大抵音樂一道儒者解其義而不習其器樂工習其器

而不解其義故樂工鮮能著書而儒者之所張皇楮墨

者如話鈞天如望神山持論愈高實用愈少耳至今日

則文人多啞曲而樂部尤多盲工雖有妙製輒遭其荼
毒非齟刪其句卽句更其字余嘗聞某工歌長生殿聞
鈴折誤荒塋爲一番人矣某工歌琵琶記寄書折易伯
喈爲狀元公矣而何者謂之犯何者謂之帶膚淺調名
開卷卽已茫然在彼法中數典幾於忘祖安能換頭鬲
指尋繹九宮八十四調之幽眇哉鄉前輩陳東村煥先
生曾譏紫霞巾花月痕二曲質之歌者輒云棘口東村
亦以此茫然自失予謂此非文章之過也夫曲至湯若
士吳石渠亦可謂能事矣乃李笠翁曰牡丹亭卽鄆夢
得以盛傳於世綠牡丹畫中人得以偶登於場皆才人
僥倖之事非文至必傳之理也及觀笠翁所著十種市

僧之氣令人難耐作者高自矜詡習者轉相驚竒始知陽春白雪難索賞音而笠翁之盛有時名不足異矣梁章冉曰俗伎搬演改節參差雖有周郎亦當掩耳故得明人正譜良工按拍一遇佳詞增色十倍在昔鳴鴻度海甯鈞天樂尤氏諸院本所以聲容并美者大抵親授家伶朝班管而夕毬毬耳彼場屋勾欄之內安得常逢金叟其人哉雖然僕亦作啞曲者則且論文字之美醜東村二曲不無可議蓋撰曲亦有三長詞也白也介也一者未至卽非當家嗟乎難矣雖小道必有可觀非身入其中者不知也

余十一歲始就外傅越三年得癩疾幾殆督課盡廢偶檢

先世遺書見吳園次

綺

林蕙堂集中有藝香詞鈔好之

彼時井不知何者爲詞第見栗本所分句讀或長或短異之持問長老方知世閒有倚聲之學園次人品清迥生平遺事洵足增重詞場讀其聽翁自傳令人神往傳云聽翁仕至二千石多惠政以忤上官投劾歸貧甚壻江辰六醵金築室於廣陵南門曰天地閒亭制府吳留村贈以買山錢歸得粉妝巷廢圃居焉又以錢二百緡得東陵田七十畝種秫與豆足供半歲食圃荒甚有索文與詩者多以樹木花竹爲潤筆費不數月而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於是偃仰其中春而花秋而月偕內子江夏君以詩酒自適雖至屢空泊如也常曰吾才不逮

古人而冒忝方州性懶不能爲導引術而年及古稀不
事家人生產而萊妻伶妾無北門之謫諸兒子不營利
祿而皆拈弄筆墨粗能爲詩古文詞吾知造物之與我
厚矣乃以修短衰健聽之天利鈍榮辱聽之人是非毀
譽聽之千百世而後故自號曰聽翁詩務言其性之所
近文好作孝穆子山語詞則兒女子皆能習之有毘陵
閨秀誦其把酒屬東風種出雙紅豆二語以爲秦七黃
九不能過也故又號紅豆詞人云

文長不備載

余嘗論國初諸詞家以詩譬之竹垞嚴整其高岑乎
迦陵矯變其李杜乎容若綿至其溫李乎而園次著墨
不多都適人意殆王孟歟然難與刻舟求劍者道也園

次序錢葆汾湘瑟詞云詞原靡麗體雖本於房中而語
必迤深義實通於世說又云昔天下歷三百載此道幾
屬荆榛迨雲閒有一二公斯世重知花草數語括盡詞
品詞運雲閒謂陳臥子明自中葉以後知詞僅三人楊
升菴王弇州及臥子若夏公謹言馬浩瀾洪皆不足數
也鄭荔鄉曰園次以明經薦授祕書院中書舍人奉
詔譜楊椒山樂府世祖大稱賞遷武選司員外郎蓋
卽以椒山原官官之出知湖州人號爲三風大守謂多
風力尙風節饒風正也詩鈔辰六名閩新貴人有春燕
詞留村名興祚奉天人有留村詞

今何夕年年苦被霜華逼霜華逼十三樓上幾番吹笛

山河滿目斜陽急闌干醉倚蛾眉碧蛾眉碧英雄老矣

壯心猶昔

憶秦娥生
日示陶姬

朝雨沐小閣翠陰如幄閣外白雲

飛去速亂峯隨意綠鸛喜聲相續新筍看看成竹滿

逕落紅無管束燕兒銜補屋

謂金門
雨後

湖光夜徹飛上小

樓都化月人似梅花爛醉孤山處士家夢雲縹緲起傍

玉闌花影悄燕子多情偷得紗廚細語聲

減字木
蘭花

他如

好極轉生疑

海棠春
曉妝

月借水光磨

太常
引

鶯坐渾身柳蜂

歸兩股花一絃春怨語琵琶

南歌
子

南山雪淨青初足

語細怕鶯知腸斷憑花續

後庭
實

斜月壓簾霜重

轉應
曲

風

飈落花紅不定

歸自
謠

做成悲切訴向淒涼月

點絳脣
蟋蟀

十

里輕煙桃葉舫一橋涼雨梅花笛

醉我頻傾瓶幾個

泥誰典卻釵雙隻 孤磬聲搖殘照紫亂帆影挂秋雲

碧

滿江紅

擲眼兜騃凭肩穩髻

念奴嬌

旖旎跌宕固不以淚

墨爲豪者至若顛耶其仙聖耶其賢人間醜醜堪憐向

醉鄉且眠吟乎有箋歌乎有絃糟邱長據千年其誰曰

不然

醉太平

則枯腸芒角者番吐露矣園次詞編於宗人

某中有憶秦娥竟脫去一句而末卷附刻散曲獨別之

曰填詞不知其何解也

園次閩房最昵集中有九日駕湖憶內及江夏君五十

兩散套不厭長言其姬人某卒園次哭之慟作瘞蘭銘

略云姬楚人姓馬氏蘭吹其小字也玉臺在郡家鄰行

雨之鄉絳帳爲村身是扶風之後紫雲詞有玉女搖仙

珮爲園次壽馬少君云眉畫春山細更浣花清思猜琴
妙慧又云夫子狂遊玩世醉月尋詩沽酒鷄釵頻泥添
香拂硯屏不減清娛之於馬史朝雲之於東坡也

宋詞三派曰婉麗曰豪宕曰醇正今則又益一派曰餽釘
宋人詠物高者摹神次者賦形而題中有寄託題外有
感槩雖詞實無愧於六義焉至國朝小長蘆出始創
爲徵典之作繼之者樊榭山房長蘆腹笥浩博樊榭又
熟於說部無處展布借此以抒其叢雜然實一時游戲
不足爲標準也乃後人必羣然效之卽如詠貓一事自
葆粉竹垞大鴻繡谷而外和作不下十數家予少日曾
爲集錄亡友張任如見之笑曰弄月嘲風之筆乃爲有

苗氏作世譜哉予失笑投筆而起是言雖虐然實詠物家針砭也或曰多識之學風詩不廢予何獨於詞而訾訾之一言不已而至再至三乎予曰詩三百篇開卷第一言卽是詠物然使第曰關關鵲鳩在河之洲第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而盡去其下文則此詩何以爲風化之原乎而當日尼山秉筆吾知必從刪棄矣且今之爲此者動曰吾辨香姜史也然暗香疏影之篇軟語商量之句豈二公搜索枯腸獨無一二冷典乃賦空而不爲微實哉蓋詞貴清空宋賢名訓也

晏秦之妙麗源於李太白溫飛卿姜史之清真源於張志和白香山惟蘇辛在詞中則藩籬獨闢矣讀蘇辛詞知

詞中有人詞中有品不敢自爲菲薄然辛以畢生精力
注之比蘇尤爲橫出吳子律曰辛之於蘇猶詩中山谷
之視東坡也東坡之大殆不可以學而至此論或不盡
然蘇風格自高而性情頗歉辛卻纏綿惻怛且辛之造
語俊於蘇若僅以大論也則室之大不如堂而以堂爲
室可乎

受業清江黃介謹校

賭棋山莊集

詞話九

受業黃梅石振庭覆校